

前不久,我乘踏青的机会来到久别了的张家村。我带着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意找到了庄中巷一户姓张的门上。可惜,他家“铁将军”把门——门锁着哩!

我在他家门前伫立了好久,脑际间不时地显现出十八年前这户人家主人主动热情为我们疗伤并提供民间自制土药,那罐宝贵的——明矾粽子汤。

那是难忘的1991年7月,高邮遇到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涝灾害。当时,我带着两名镇机关干部负责五个村的抗洪排涝抢险的指挥工作。田被淹了,路被淹了,村被淹了,白茫茫一片。我们一行打着光脚,穿着短裤,光着上身,撑着枴棍,凭着经验和印象走村入户到田到圩。那些天,天公老和我们作对,不时暴雨倾盆,不时烈日当空,把我们搞得万分的狼狈和痛苦。没几天,我们几人当中就有的拉稀,有的发烧,上身的皮肤开始起泡,然后层层“翘皮”、“蜕皮”。更让人着急和难忍的是每个人的脚丫开始溃烂,后来流水流脓,难以行走。我们三人是“流动的指挥部”,如果不能走动,那不知会给抗洪排涝抢险带来多少的困难。我们心急如火,不知如何是好。

那天,我们几位又一拐一拐地来到了张家村。就在我们准备去村合作医疗室找点“红药水”消炎的当儿,一位神情憨厚六十多岁的老农把我们拉到了他的家。这位老农姓张,叫张宝贵。他对我们说,他家有治“烂脚”的好药。我们似乎是“病急乱投医”,就随了他去。

张宝贵一到家就跟他老伴介绍说是我们是“公社干部”,为了抗洪把脚丫弄烂了,要她把“家神柜”里的小罐子拿出来,罐子里有专门治烂脚丫的土药——明矾粽子汤。张宝贵的老伴热情地拿出了一个精致的紫色陶瓷罐子。她掀开罐盖,对我们说:“这里头是用张家祖传的偏

阅读琐记

□ 陈坚

堂弟锦仁先生,带来一本《陈氏家谱》的复印稿,囑我读了写篇后记。而我知识浅薄,又未参与家谱修订,遵命只能把阅读和学习的肤浅感受写在后面。

锦仁先生建国后从戎,转业新疆,曾任公社党委书记和局局长等职,以赤忱之情,屯垦戍边,建设西域,四十余年如一日,直到退休后才客居扬州。如今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但仍老当益壮,不辞劳苦,下乡拜访长者,多方收集资料,为重修陈氏家谱尽心尽力。

家谱,又名族谱、宗谱、家乘。据《辞海》解释是:“旧时记载一姓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谱籍。”愚以为,尘寰历尽沧桑,旧时的封建宗法制度早已被消灭,束缚农民的“族权”已被推翻。今人重修家谱,目的是弄清一族宗支的来龙去脉,辨别长幼,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风尚,把勤劳致富、尊老爱幼的美德传给后代。后人也应了解自己家族的历史,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也不能“数典忘祖”!

陈氏宗族,历史悠远。打开《史记》可见,从周武王复求舜后,得犒满封之于陈,至陈国内乱,陈氏后代陈完(即田敬仲)出奔至齐,被任为卿,后代逐渐强大,传至田和夺取了齐国政权。据谱中概述,秦灭齐后,田氏后代田轸出逃至颍川,恢复了陈姓,后发展为名门望族。

谱中附有清·咸丰九年至光绪二十二年间,陈氏后裔所作三次修谱的

孟城驿

刊头题字:周同 责任编辑:居永贵

方制成的专治夏天烂脚丫的药水——明矾粽子汤。不需要花大价钱。就是在粽子汤里加适量的明矾。只要在家里存放十天八天就能用了,这汤越陈越好。”

老张接过老伴话茬说:“这汤很灵光。不管脚丫烂得什么样子,只要一涂烂处就收水,红肿就消退,你们试试看。”

我们三人自然是十二万分的高兴,迅速地洗了脚,擦干了水,让老张给我们涂上他家这神奇的药。

果真,没过半小时,我们溃烂的脚丫就开始有了感觉:皮和肉在收紧,原来不住渗出的坏水不满了,红肿也有所消退,脚轻松了许多。我们直夸这“药”真神。

晚上临睡觉前,老张又帮我们上了一次药。这夜,虽然我们三个挤在一张床上,但由于脚丫疼痛的大大减轻,我们个个都睡得很香、很香。

后来,上面要我在张家村负责一段圩的加固指挥工作,我便住在了老张家。白天,我顶风冒雨到工地,晚上又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他家。这以后,每天老张就像一位白衣天使认真地给我涂着一交又一交的明矾粽子汤。

没过几天,我的烂脚丫好了。我感激地掏出50元钱给老张,算是他帮我治脚的药钱和工夫钱。这下他很不高兴了,拉长着脸几乎是用训斥的口吻对我说:“你干什么呀?我们老百姓不是不识好歹的。更不是只认钱不认人的啊!你这脚丫是为我们老百姓烂的,我们心里还没得个数?”

“好,好,好!”我反被老张呛得直向他打招呼。

是啊,任何时候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啊。

三篇序言。十三世裔孙郑儒先生在序中说:“陈氏旧谱有失其传,而苏州望族亦莫可考矣,所可考者惟邨之义兴西村陈家庄之一线耳,自我始祖九思公由洪武年间爰及始祖妣择居于此。”清·光绪元年,十四世裔孙柏龄,按世系而稽,分门而注,已将家谱修订至十五世止。尔后,又由十四世裔孙惠华和十五、十六世裔孙,会集同宗,将家谱重辑一新。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周巷镇之南陈家庄由十六世裔孙达道、达淦、达迁、达凯和十七世裔孙仕秋等人搜集一部分旧谱,整理成册。据《颍川堂陈氏支谱》谱书记载,先祖九思有弟兄九人,独留小弟九思居高邮北门外鞠家桥,历四五十十年。后人因不堪重负,又连锅一担挑到北乡周家巷之南的侔子营。陈氏后代发展到五十多户时,因庄名纠纷,官司打到苏州知府。这个庄名案的判词很有趣:“独木不成林,单户不成庄,古今常理。李姓在先,其户甚寡;陈姓虽后,子孙甚众,适宜其庄。毋庸置辩!”从此,陈家庄的庄名便闻遐迩。近年以来,十八世裔孙锦仁,在世叔应谷先生指导下,对全村诸多分支家谱,收集重新整理,按世考核,将陈氏家谱新增十六至十九世,并手写成册。族人如此同心续谱,实在令人敬佩。自始祖九思公迁至高邮繁衍子孙,迄今已历时六百多年。家谱按辈分列名,世代绵延,其增减变化,可供分析,后人览之,当有所思。

往事难忘。记得陈家庄曾有个陈家祠堂,东邻“西来禅院”,南边有一小广场。儿时,我曾在这祠堂里烧香叩头,入村塾读书。抗日时期,曾在这广场上唱歌,扭秧歌舞。上世纪七十年代,这祠堂和寺庙就被拆去,在陈家庄与钱巷之间盖了一所小学学校,后又拆了。对普日祭祖的事,已经忘却。然而,人到耄耋之年,常常缅想祖先,二零零五年四月,我自北京归来,才欣然下乡祭祖。正如锦仁先生所说:落叶归根,乡情难忘。每逢清明祭祀祖先,实为情理中事。人爱歌呼盛世,常谈莫忘祖先。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三垛中学教书。那个时代那里的学生称老师为“先生”,不论是男老师,还是女老师,不论是年纪大的老师,还是年纪轻的老师,一律称之为“先生”。《礼·曲礼上》:“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在中国古代称老师为“先生”。现在还有不少地方沿用这一称呼,可见古风犹存。

《论语·为政》: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孝乎?”子夏问孔子怎样才算是孝。孔子说:“最难能可贵的是,侍奉父母,要表现出欢悦的面色。如仅仅在家里有事时由子弟操劳;有酒食,让父兄去吃,这样怎能算是孝呢?”这一段话中的“先生”是指先出生下来的父兄;而不少人理解为“老师”了,说是有了酒食,应让老师先吃喝,这是对老师的尊敬,如此解释,离题甚远了。

在大学或在研究机关,几乎形成了一个世代相传的规矩,一些年长的很有学问的教授、研究员和学者,被称之为“先生”,不论男女,而一般的教授是不被称之为“先生”的。此种称呼,古亦有之,《孟子·告子下》:宋·**桡**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宋·**桡**是很有学问的长者,所以孟子称他为“先生”。

当今,一些女子常称自己的丈夫为“老公”,其实“公”并不老,就如同“老婆”、“老爸”、“老妈”还有“老鼠”、“老虎”中的“老”一样,其中的“老”是构词方式中的前缀,无实在意义。稍微文雅一点者则称自己的丈夫为“先生”。这一用法,起码在汉代就有了。《列女传·楚于陵妻》:

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吟诵刘禹锡的《陋室铭》,有时做梦都想到它。此前,读过几遍。始终坚信作者安贫乐道、不慕荣利,始终坚信他厌弃官场生

活,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始终坚信他梦想着一种闲云野鹤、悠闲自得的田园生活,然而我错了,我彻底误读“陋室”中的他。

尽管他向往着“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清幽环境,尽管他谈笑的都是有博学的人、交往的也没有碌碌无为之辈,尽管他可以悠闲地“调素琴”、“阅金经”,尽管他没有缠身的公务、奏乐的声音,但依旧掩盖不住他昂扬的斗志和进取的精神。他知道,自己是一只仙鹤,既然是仙鹤,就应该鹤飞冲天、搏击长空,就应该扶摇直上、遨游万里。“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秋词》)我们有理由相信,暂时的挫折,甚至更为漫长的贬滴,都不会更改他的理想与信念。他深信不疑,“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他知道,“东隅有失谁能免,北叟之言岂便诬?振臂犹堪呼一掷,争知掌下不成卢!”(《乐天寄重和“晚达冬青”一篇因成再答》)

他不是一个善于吸取教训、轻易屈服的人,他知道,无谓的妥协有时就是一种软弱,甚至是一种人格的缺失。只要认准的路,他就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哪怕丢掉“乌纱帽”,也在所不惜;哪怕贬滴到荒无人烟的偏僻之地,也会高昂着脑袋,决不低头,决不屈服,就像一只踽踽独行的龟曳,因为他确信,只要上路,就会遇到隆重的庆典。

按理说,经过二十三年、两度贬滴的他只要有机会回京,就会双手作揖,朝着主子的方向谢主隆恩。可他呢,没有过分的欣喜,而是淡定自若,潇洒自如。即便看到白居易所写《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尽管他清楚这是好友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无限同情。

料想当时他有所感触,要不我们怎会读到酣畅淋漓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在我看来,这与其说是

春天是伴着绿来的……
冬装还在身,低头漫步,路边枯草丛中,忽见三两片嫩叶钻出来,俯下身,细细端详,叶嫩嫩地展着,泛着绿色,干净,清爽。春伴着绿,悄悄地来了……
春天的绿,不同于夏天。

春绿是新鲜的,绿中透着嫩,泛着光泽,犹如刚出生的孩子,细嫩清爽;夏天的绿略显老成,经阳光、风雨,成稳,厚实。

我喜欢在初春的阳光里走走,不为别的,就为看绿。周末,太阳朗照起来,浴着光的暖气,一身轻装,漫步野外。

清爽的空气扑面直撞,深呼吸,爽气沁入五脏六腑。路边野草伸枝展叶,捧着盈盈的绿;远处,成片的麦田,

“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这里的“妾”是妻子的谦称,妻子恐怕她的丈夫保不住命了。

中国的称呼随着政治、经济形势以及社会发展的变化而有所变化。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大潮的到来,人们似乎称“同志”的不多了,只有那些老革命工作者才互称“同志”。称“师傅”者流行了,称“老板”者时髦了,只要做生意的,不管生意的大小都可以称作“老板”、“大老板”、“小老板”;还有的称作“老总”,不管他开的公司规模有多大。在中国传统的礼节中似有恭维人的习俗,“见衣加价”、“见人减岁”。那人穿的衣服明明至多只值100元,老李将那人的衣袖摸摸:你这件上装不错,大概要500元才能买到。某女士已经60岁,满脸皱纹,老李前去搭讪:你生得好年轻啊,看上去只有40来岁。那女子笑嘻嘻地说:先生,你看错人了。这里的“先生”也是当下流行的称呼,是对男子的尊称。在宴会上(有人说宴会也是“会”)主人致词中首先说道:女士们,先生们。将“女士”放在前是西方的习俗,“先生”是对男士的尊称。在南京、镇江、扬州、泰州等地上了点年纪的人,称医生为“先生”。老李近来咳嗽不断,夜里尤甚,李奶奶便说:快到医院请先生看看(南京郊区等地称看病为“瞧病”)。

《诗经·大雅》中将始生头胎之子为“先生”,这种用法没有传下来。

江淮方言词语与故事

酬谢之作,还不如说是他的人生宣言。虽然诗中有对自己长期被贬的不幸遭遇的不平和愤懑,但更多的是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宽广

眼界和豪迈气概,一洗“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的酸楚与无奈,他着力抒写自己放眼未来、昂扬勃发的进取精神和始终不衰、坚忍不拔的顽强斗志,从而表现出超凡脱俗的人格意志和由此孕育而生的精神魅力。

有人说他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人,不会见风使舵的人。俗话说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难道他就一点都不明白?被贬朗州,奉诏回京,他“不识时务”,写下一首“语涉讥刺”,令执政者不悦的诗《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哪知历尽磨难,十四年后再回长安,他依旧不减当年风采,写下一首《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此诗一出,“权近闻者,益薄其行”,最终惨遭弃用。

他才华横溢,22岁中进士,23岁登博学宏词科,24岁登吏部取士科,三登文科,享誉京城;他官位不低,但屡遭贬滴,一度时期要贬回播州,据说播州境内土匪出没、野兽横行,去了就别想再回来。幸有御史中丞裴度为言:“播极远,猿猱所宅,禹锡母八十余,不能往,当与其子死决,恐伤陛下孝治,请稍内迁。”加上好友柳宗元诚恳上书,愿以柳州对换,才幸免于难,改任连州,四年后再次滴迁夔州,担任刺史。

官场的险恶、人情的冷暖并没有浇灭他心中的战斗之火,他潇潇洒洒提起笔,对炎凉世态、坎坷仕途作出了最昂扬最诗意的回答。他用“德馨”鼓舞自己的斗志,用“苔痕”“草色”“素琴”“鸿儒”装点自己暂时清苦、寂寞的生活,用“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安慰屡受排挤的压抑。他高唱着“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他吟诵着“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他默念着“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所以,哪怕身居陋室,他也绝不会沉沦!哪怕身居陋室,他也依旧绽放“德馨”之花!哪怕身居陋室,他也会义无反顾地高唱“何陋之有”?

铺着地毯样绿。成片成片的鲜活的绿,在空旷的大地上蔓延,流淌……
树上,花蕾早早地探出头,左右相望。藏了一冬的秀色,等不及绿叶的陪伴,竞相簇立枝头,含羞欲放。哦,还有那边,一排杨柳,挂着一身绒毛样的黄

绿,细长的柳枝在风中欢快地荡着。
边走边看,贪婪地把满片的绿色收进眼帘,和着清爽的空气,任由惬意的感觉在绿色里徜徉……
不远处传来喧闹,一群孩子在田埂边的空地上嬉戏玩闹;天上飞舞着各式风筝,十多个放筝人牵着线,逗引风筝在空中奋力劲飞。

春天伴着绿,和着暖风,带着使不尽的精气神,轻盈地走来了。